



# 传神的眼睛

徐光荣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序

李宏林

徐光荣同志是辽宁省报告文学作家圈子里的一名务实的干将，他写作最勤奋，作品也多，一些优秀作品常发表在全国性的报刊上。今年春天刚刚出版了第一本报告文学集《爱神的响箭》，这第二本《传神的眼睛》又要付印了。可谓是龙年笔耕大丰收。

光荣同志原是诗人，他对当前中国进行的改革所表露出的诗人般的热情，以及不顾四十好几，四处奔波采访的拼劲儿，着实令人称赞和敬佩。也恰是他的这种追求、才智和劳动，使得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与时代的脉搏紧跳在一起，篇篇奏响着现实生活的节奏，构成他作品的清新、激昂、明快的艺术风格。

这本报告文学集中，他又有七篇作品为全国著名的企业家赵希友、李闯、洪雅娟等人作传，加上上一本报告文学集中所写到的一批企业家，光荣同志几乎把辽宁省经济界的明星人物都写到了，就这股宏愿和热情，就这股追踪改革人物的疯劲儿，令我这当记者的也望他兴叹！

《背水一战》是在“火凤凰杯报告文学大奖赛”中获奖的作品。1985年8月3日，沈阳五金铸造厂被黄牌示警，面临倒闭的危险。这个中国经济上的信息，同沈阳防爆器材厂倒闭一样引起国内外新闻舆论界的关注。报告文学作者带着新闻敏感，一头扎进这个厂，形象地向读者报告了这个厂由死亡边缘走向复苏的艰难历程。作品中无情地揭示了“铁饭

碗”、“大锅饭”使一个企业陷于死地，使企业中的主人翁发挥不了主人作用的悲剧，蹊跷的是走进死地之后，人的光彩反倒闪射出来了，企业反倒兴旺了。这一种逆反式的飞跃，不仅从中使我们结识了象女厂长周桂英等一些感人的干部、工人形象，他们的作为在告示世界，中国人是有才能、有创造力的，同时还启迪我们思索；往日，人的精魂为什么不得体现？为什么在背水一战时，人们爆发出一股自由的伟力？是经济生产和政治体制中的僵硬模式，硬令一条龙盘着，这种现实还不须改变吗？

做为“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发表的《魂系金杯》，是光荣一篇有份量的新作。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赵希友同公司的金杯牌汽车一样惹人注目，已有几位记者、作家为这位中国经济改革的探索迷写过几篇东西了，而这篇《魂系金杯》视角更宽，气势更大。它真实地再现了处于层层矛盾中的赵希友坚持改革的生动形象。怀疑、规劝、反对、诬告，光是赵希友专案调查组，就下来好几次。凡是了解一些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状况的人都知道，改革者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举步维艰，有几个不曾是风险人物！赵希友在改革上是位有大追求的企业家，中国的第一个租赁企业、第一个倒闭企业（公司下属的沈阳防爆器材厂），都是由他在公司设计出笼的，所以他迎着的也必然是由几千年沉积的封建意识和建国后形成的所谓社会主义神圣观念等等集合而成的暴风雨。赵希友的诸多苦恼和难得的胜利，恰恰是中国当前改革形势的一个缩影。徐光荣描写赵老板的笔，力透着有十亿民众的中国。这应该说，他在为一系列企业家作传的纪实作品中，是有力的一跃。

在光荣同志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最能展示他诗人气质

的，还是那些写艺术家的作品。上一本报告文学集是这样，这一本报告文学集也是如此。我希望读者读一读记作曲家铁源的《燃烧着真情的旋律》。作者引了贝多芬的一句话：

“音乐，应从男人心中烧出火来，从女人心中带出泪来。”作家给我们描述的作曲和歌唱在老山前线的铁源和董文华，就是这样的男人和女人。我读着铁源和老山前线将士一个个感情交流的场面；我读着董文华流泪歌唱《十五的月亮》引来战士阵阵抽泣的时刻，我的心难以平静。徐光荣善于以诗人的视角捕捉激荡人心的感情细节，关键处不惜工笔，描绘得淋漓尽致，他这富有诗意的追求，都在读者的心扉上激起回声。这篇作品的结构也极严谨，作者把战士生活、作曲家身世及作曲内容交溶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全篇就是一首满是音乐韵律的歌。把报告文学写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进入了较高的层次。

写通俗歌曲青年歌手苏红的《苏红，歌坛在看着你升起！》那篇，作者的笔力显得更加轻松、自由，作者把自己采访苏红和她的老师谷建芬的具体情景揉合在作品中，增强了现场感和亲切感，使得作品的纪实色彩更浓。光荣的两部报告文学集中写艺术界明星的不下十几篇，只有这一篇从纯叙述者的表现形式中走了出来，自己也进入角色。艺术界明星本来就各具特色，光彩不同，按照每颗星的不同色泽和内蕴，寻找各自的表达形式，应是一种艺术追求。

《传神的眼睛》被选为这本报告文学集的书名，当然是作者喜爱的一篇了。徐光荣用漂亮、流畅的文笔，报告了电影《孙中山》主人公的扮演者、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刘文治的事业、爱情和为人，更有颇具新闻色彩的《孙中山》拍摄轶事，真是把刘文治的新闻、秘史翻腾个底朝上。但是作者也

有一双不含糊的眼睛，他写作中紧紧地盯住了刘文治的那双传神的眼睛，万变不离其宗，内容多而不散，事件杂而不乱，均系在传神中。写戏讲戏眼，写报告文学能寻找到一个文眼，不能不说是一种功力。

看这苗头，光荣同志再编第三本报告文学集，也不是很久远的事。我估计在内容上必定还会有为企业家、改革者作传的篇目，我希望那时的这类作品，比以往的作品再升华一步，已见过的，着重在事件表现上较多。光荣在《迎接东京的挑战》中引了意大利画家保罗·克利的一句话：“绘画的目的并不是反映肉眼所见之物，而是使人看到你所感觉到的东西。”这对写作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何超越事件，做思想、意境上的新追求，很有启示价值，耐人思索。让我们共勉。

1988. 10. 3.

# 目 录

序 ..... 李宏林 ( 1 )

## 第一辑 魂系金杯

魂系金杯	( 1 )
背水一战	( 26 )
李闯在深圳	( 42 )
风险人物	( 46 )
西城奇人	( 59 )
开拓者的步伐	( 83 )
洒在长城的笑	( 93 )

## 第二辑 传神的眼睛

李宏林外传	( 99 )
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 115 )
燃烧着真情的旋律	
——记作曲家铁源	( 129 )
艺惊华夏	( 143 )
迎接东京的挑战	( 162 )
传神的眼睛	
——记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刘文治	( 177 )

艺海上高飞的海燕.....	( 193 )
“凤辣子”与“俏平儿” .....	( 202 )
北国红梅 ——记青年歌唱家殷秀梅.....	( 207 )
苏红，歌坛在看着你升起.....	( 212 )

### 第三辑 真情的闪光

体坛名将的罗曼史 ——记李月久与吴佳妮.....	( 228 )
第四个春天 ——记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	( 235 )
心地宽敞的女人.....	( 249 )
心系红玛瑙.....	( 259 )
真情的闪光.....	( 275 )
后记.....	( 291 )

## 魂 系 金 杯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

一副对联，一幅漫画，  
仅仅是前奏，旋即卷起的是一股飓风。

赵希友的眉峰挑起来了。

这位掌管着拥有五万职工的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  
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刚拆开的竟是这样一封怪信！

信共两页，第一页上是一副对联。

上联：往昔慧眼伯乐希有

下联：今朝瞽目希有伯乐

横批：希有伯乐

第二页上是一幅漫画，画面正中是一个镜框，镜框有一个人，有鼻有嘴无眼睛，旁书：伯乐肖像。肖像对面坐着几个人齐声叫喊：“此伯乐希有，哈哈！”

眉头皱了一会儿，赵希友忽然笑了。

他觉得投书人显然是觉得书信不够劲，不够味，缺乏煽动性与感染力，于是才煞费苦心创造了这一杰作。这无非是骂自己有眼无珠不识才，是假伯乐，瞎伯乐。

他扳着指头算了一算帐。从他1984年3月就任总经理，

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来，被就地消化的经理、厂长和在精简机构中被搬掉椅子的干部，少说也有一个连，虽然多数人能理解这场变革，但难免有人肚里有气心不顺。赵希友想：被搞掉乌纱帽的人用漫画来发发火，泄泄气，随他去吧！他随手将信扔到一边。

这是1985年8月的一个早晨。

不久，一个相当级别的纪委调查组阔步开进了公司本部大楼，赵希友以礼相迎，来者却神色严峻，没有寒暄，单刀直入：“老赵，有人署名给中纪委写上告信，反映你许多问题，中纪委批转我们要迅速查办！……”

“轰！——”骤然滚落的一个炸雷，把赵希友炸愣了。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不正常现象：谁搞改革谁挨告。对此，赵希友是有所准备的。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上告信竟能搬动中纪委，来头何其大也！

“当然，我们不是来审查，是调查了解情况，把问题一件件搞清楚，对党对你个人都有好处，你不要有想法……”

“查吧，够哪条就处理，”震惊之后，赵希友反而平静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愤懑，沉稳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随时接受党的审查，如果连组织审查都经受不住，怎配执掌这个有五万人的社会主义企业！”

上告的对手颇有神通，颇为强大。当专案调查组进驻公司，开始一次马拉松审查时，在赵希友面前摆开的是他各个方面三十条罪状。每条罪状都是令人怵目惊心的重大问题。而且，似乎有一条热线，连接着北京与沈阳。催问审查进度的电话一周两次从京城传来，驱动着专案人员马不停蹄地工作，每周一次准时地将进展情况向北京传送……

一股坚韧的力支撑着赵希友，他每天照常推动着汽车工

业公司这部庞大机器的运转，虽然他察觉到，当他进出这五层大楼时，有人投来猜疑的目光，当他攀扶楼梯一步步登上他办公的四楼时，背后间或传来窃窃私语……

猜测，冷眼，鼓惑人心的传闻，望风扑影的消息……都他妈见鬼去吧！——赵希友有时抑制不住内心的郁闷，在心里这样骂上一句。但积习却使他扼住自己的喉咙，他显得毫不在乎地对待正发生的一切，照例挺起胸脯走进总经理办公室。每当进入这仅仅十二平米的小天地，他就进入了角色。在那数不清的公文、函件围成的马蹄形的办公桌前，他觉得要对全公司六十几家工厂尽责，要为城市西部轿车厂每天要出厂SY622型旅行客车，为城市最东端汽车制造厂源源驶出的SY132C型轻型货车尽力……于是，那骚扰思绪的喧嚣，那明枪暗箭汇成的浊浪，都被他站在舵轮的启动巨轮隆隆轰响所替代了，他，正驾驶着一个载有五万将士的航空母舰向目标挺进，这是他最大的精神依托。

**攥紧的拳头骨节嘎嘎响：“卧龙”，应该腾空飞起了！**

1983年3月，赵希友向当时的沈阳市市长李长春郑重递上一份报告：《关于撤消农机汽车工业局组建汽车工业公司的请示》。

他刚刚从国外考察归来。

欧洲——北美——日本，长途跋涉，洲际的时差变异，虽然会使人疲倦，赵希友却越来越精神了。每到一处，他睁亮双眸、凝视着豪华轿车玻璃外的一切，巴黎星形广场上高耸的凯旋门，底特律商业区奇特的“复兴中心”，东京银座大街变幻无穷的霓虹灯海……而最能引发他兴趣的却是汽车，在本茨、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这些汽车托拉斯企业

里，他目不暇接；在丰田公司，他惊异地看到日本人已经在用计算机设计新型汽车了……从雪佛兰到西马龙，从猎鹰到野马，从莱利安特K型到道奇600，汽车型号走马灯般变化，造型、工艺、涂装，一天比一天先进。

惊叹、羡慕，作为一位主管汽车制造工业的市工业局长，他同时感到内疚、羞愧。

躺在高层大厦席梦思软床上，他无心恋赏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节目，而是从旅行皮包里拿出笔记本，追忆着一天的见闻，疾迅地记下关于汽车的各种资料。

这个笔记本上，他曾记下两笔具有强烈刺激的数字。

1956年：日本年产汽车四万五千辆，中国年产汽车三万辆；

1982年：日本年产汽车1千万辆，中国年产汽车四十万辆。

起点是近似的，二十几年过去，偌大的中国年产的汽车只相当于日本一个中小型汽车企业的产量，可悲啊！每见到这两笔数字，赵希友的心都隐隐作痛。

他曾到过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时值深秋，大地一片萧瑟，可他却发现一片片碧绿镶嵌在长春地区。最长绿的松林吗？不是，那是一汽的“解放”，首尾相接，并靠成阵，组成汽车的海洋，他曾为之生起一种自豪。啊！不愧是汽车城；但当他听过一汽领导紧锁浓眉的介绍后，却蓦地升起一种怅然的失落感——贮车场上那数以万计的汽车，是由于国家开放后，大量外国汽车拥进而造成的空前滞销！全厂工人已有开不出工资的危险……

是啊，老“解放”这个产品，三十年代诞生在美国的福特公司，四十年代传到苏联的季哈乔夫汽车厂，五十年代又

传到中国，一个在世界上存在六十年的老掉牙车型，怎能与八十年代新型的汽车决一雌雄呢？望着那车轮没在野草丛中，如一匹匹羁绊四蹄的战马，谁的眼中不充满忧愤的云翳？谁心中不激起一股悲怆的情潮？

赵希友脑际浮现出家乡沈阳。

1958年10月，沈阳汽车装配厂、公私合营民生车辆配件厂等五家工厂合并组成沈阳汽车制造厂，同年年底，试制出三台“巨龙牌”仿苏嘎斯54型两吨半载货汽车。可是，先天不足，到1962年三年间，仅生产汽车692台，出厂的汽车因质量不过关，纷纷“趴窝”。“巨龙”变成了“卧龙”，下马了……

十年动乱之后，沈阳汽车制造工业重整旗鼓，再度上马，但，境况依然令人难堪、困惑。

1978年，全国第一个质量月，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上，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严厉批评：沈阳的汽车质量低劣……

《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台大卡车后拴着一条条长长的钢丝绳，绳子后面拖着一台残缺不全的沈阳轻型汽车，下署题目：沈阳汽车出厂。

一家小报的漫画更为尖刻：“一三〇”——“么三扔！”

北京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明令：买沈阳汽车，一律不给发牌照。

赵希友难忘1980年他作为市农业汽车工业局局长到国家计划委员会恳请任务的一幕：

“请给沈阳的汽车列入国家计划吧，哪管一台也行。”平时高声亮嗓的赵希友，此刻轻声轻语。

“半台也不能列。你们需要停产整顿，而不是安排生产计划。”

赵希友脸上火辣辣地，感到无地自容。不，仿佛是承受着奇耻大辱！此情此景，在他心的荧屏上，化做永久的烙印。

沈阳真的生产不出象样的汽车吗？赵希友屈指估算了一下，全市带汽车字样的工厂就有92家，四、五万职工。汽车发动机厂、汽车制动泵厂、汽车水箱厂……慢慢地，他的五指攥成一个拳头，他把骨节捏得嘎嘎响！

汽车，这个由上万个零件组装起来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大生产基础上才能发展，零散的作坊怎能适应呢？我们的落后，不仅在汽车技术上，还在于生产组织束缚了生产的发展。要象本茨、福特、丰田，形成一个总装厂为主与供应零件的分厂组成的企业集团！

身在异域的赵希友，为了祖国、家乡，心儿在燃烧了，产生了一种喷薄而出的冲动，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虽然他自知并非是可以左右中国汽车工业的巨人，但，振兴祖国汽车工业“匹夫有责”！他想：沈阳的“卧龙”，该腾飞了！

回到沈阳，他就以最快的速度与工业局领导共同研讨起草了组建新公司的报告。

“谈谈你的想法吧！”年轻的李市长接过赵希友的请求报告，平静地说。

“搞企业性公司，势在必行了！”赵希友言辞剀切：“世界各国汽车工业都是由汽车托拉斯将生产汽车部件的工厂组织起来，进行现代化的大生产。高度专业化，既可以避免畸形的搞大而全，又可以促成配件厂放心地搞小而专。而沈阳汽车工业的致命弱点，却是散而乱，行政局、公司、工

厂、三级管理体制，一盘散沙，汽车配件型号杂，技术标准乱，如果继续下去只能有一个结局：步入泥潭！眼前只有一条路：改革落后的管理体制，将分散的企业联合起来，变单体劣势为群体优势，打出一只有力的拳头！

李长春颔首倾听，对这位雄心勃勃的局长充满感情的陈述兴致盎然，最后，他深思熟虑地说：

“可以搞企业性公司，但要有中国特色！”

混血的托拉斯刚刚降生，就迎来狂涛急浪的冲击。

几经周折，1984年4月，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经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了。

这是一个新型托拉斯。在国外，托拉斯定由生产同类商品或产品有密切联系的若干资本主义的大企业联合组成的垄断组织。在我国，也有过象“一汽”、“二汽”，“鞍钢”那样由国家统筹建设起来的托拉斯式大型联合企业。但是象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这样靠联合成长起来的托拉斯，还没有先例。况且，在所有制上，它还是个“混血儿”——由15家国营工厂和77家集体工厂组成的全民与集体合营的企业。

在鞭炮与锣鼓声中挂起公司新牌匾的同时，全国正卷起一股冲击行政性公司的浪潮，向他这个“混血”的托拉斯也抛来了狂涛急浪。当时，国务院刚刚下达给企业放权层层松绑的十条规定，它象开闸的洪水，一古脑冲垮了多少年来政府对企业管得太死的固有堤坝。行政公司，这个骑在企业头上的“小婆婆”首当其冲。沈阳市的许多公司在这股浪潮前土崩瓦解了，许多企业高呼：“小媳妇终于得解放了！”对这股浪潮，赵希友拍手称快，认为是解放生产力的壮举。但他却没意识到，他刚刚成立的公司，正在被人误解为继续给

企业“捆手脚”的“新婆婆”。

下属的企业与公司顶牛了。公司下厂人员反馈回的信息是：

“赵希友搞翻牌公司，是给企业紧绑绳，与中央对着干！”

“公司算哪一级机构，凭啥还来指手划脚？”上级向公司投来冷眼。赵希友到中央有关部门联系工作，吃了闭门羹。“现在都在撤公司，你们却顶烟上成立公司，我们不承认。请回！”

为了让汽车工业公司这部停开的大机器正常运转起来，赵希友驱车在全市从东到西的几十家工厂里奔忙起来，他要将改革意识输送到五万汽车职工的心坎上。

他同时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设计大砍一刀：实行双重经济法人体制。

赵希友在工厂领导座谈会上苦口婆心地说：“联合不是合并，不能设想一个上千人的工厂只有生产权，没有经营权。子企业束缚死了，母企业也不会有活力。而且一级法人容易造成新的大锅饭。如何使公司发挥大企业的优势，而兼有小企业那种运转灵活的特点呢。一句话：凡是集中起来办效益好的事情，就由公司统一去办；凡是分散开办效益好的事情，就由各工厂分头去办。大家看，天下没有这样的集权吧？”

按照效益原则、他摒弃了过去那种“人财物，产供销”一刀切的统管，而是统分有度，大胆向企业下放了32种权力。这下子厂长满意，工人满意，上下形成一种良好的生产环境……

他将原有的92个工厂改组成66个专业化较强的工厂，组

成一个科学性较强的跨厂际的社会化大生产线。以前，是主机厂到件配厂取零件、扯皮、推诿，时有发生。而今，公司一支标准化的送件队伍，一色的车型，一色的涂装，组成两大流水线，每天送件准时无误，高质、高效，颇有点“丰田”味儿。以前，总装厂能力小于配套，而今，将轿车厂生产的配件交给专业厂，这个厂全力总装，于是，象得到《西游记》中神仙魔杖的点拨，轿车厂金杯牌旅行车的总装能力由1983年的五千台扶摇直上为翌年的一万三千三百台……

事实，是最权威的裁判。弹指间，20个月过去，市报、省报，中央各报接连报道：《沈阳汽车首次突破万辆大关》；《沈阳小客车以车型美、重心低、速度快、操纵灵活而畅销全国29个省市》；《沈阳两种轻型车以性能良好、质量良好、被国家经委评为第一名》……

国家体改委两位领导不远千里专程赶到沈阳进行考察、调研，最后他们联合在《红旗》杂志上载文：《在发展横向联合中办好企业性公司》，他们以确凿地数字揭示了企业改革带来了的巨变：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一年零八个月里，汽车产量增加一点四倍，仅1985年就实现利税2.6亿元，相当于一年四收一个同等规模的公司！

一串闪光的消息的数字，令全国汽车同行大吃一惊，令反对者们瞠目结舌。

### 敢于在蛮荒地上扶犁，为改革开创再添一笔

赵希友是个探索迷。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企业无人负责、无力负责的问题。十年动乱给工厂造成多大危害？他概括为一句话：“无人负责是奇灾大祸。”

他常在皎洁的月色中打开家里那扇朝向南湖方形广场的小窗，任裹着迎春花、丁香花的清馨的晚风吹拂，让一杯浓茶伴着自己在书海中航行、求索。他要找到一种办法，让公司一些亏损企业的领导人认真负起责来，使工厂扭亏为盈，或是使濒临倒闭的工厂起死回生。

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中，他看到，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具体化，人格化——这样能行吗？当他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时，他释然了：《资本主义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是乐入乐器的所有者。”马克思在天之灵，使他茅塞顿开。

终于，他找到了一种形式，得到了一次历史赐予的难得和契机。

1984年5月15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映现出赵紫阳那神采奕奕的形象，传出来他那带着河南口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国营小型企业，可以实行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租赁经营。”

租赁！这是突破几十年来僵化观念和僵化模式一次大胆尝试。这是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束缚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们，通过历史的反思而发出的一声呐喊。它要使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挣脱种种无形的桎梏而代之以鲜活的空气。提出它，需要高屋建瓴的胆识，实践它，同样需要大智大勇。

这是在一片荒蛮的土地上的开拓，初扶犁杖可能歪歪扭扭，但赵希友却觉得，总算找到一只火把，照亮了改革的前程，他亢奋着，沸腾着。他雷厉风行地找来公司的领导们共同研究了租赁的可行性，随后，起草实施方案，他亲自